



T H E R E P U B L I C b y P l a t o

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李阳 译

乌托邦的起源，西方哲学的滥觞

作家出版社

THE REPUBLIC

by Plato

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李 阳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想国 / (古希腊) 柏拉图著 ; 李阳译.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063-9309-6

I. ①理… II. ①柏… ②李…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15353号

理想国

作 者: [古希腊] 柏拉图

译 者: 李 阳

责任编辑: 翟婧婧

装帧设计: 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6 × 210

字 数: 296千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309-6

定 价: 49.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顾问 张 炯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兼少数民族文研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邓晓芒 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

李四龙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陈书良 历任湖南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学所所长、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湖南省文史馆湘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周溯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委，武汉大学、广州大学兼职教授

总序

张炯

只有人类才有思想。人类作为能动的主体，它的意识就不仅仅是存在的反映，还能够超越存在，改造存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正因为人的思想具有能动性。人的能动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的能动性，然后才作用于人改变世界的实践。人的思想能够从实践提升理论，从现象透视本质，从已知透视未知，从历史透视未来。构成人类思想的感性和理性，逻辑推理力以及想象力和幻想力，使人类的思想成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思想家正是以自己的杰出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有益人类历史进步的卓越人物。

前些年，欧洲曾把孔子和马克思推崇为人类历史千年以来的两大思想家，当然都基于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对人类的历史进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仅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精神支柱，对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也产生过仍然有益的借鉴。直到今天，孔子思想中的积极部分，仍然滋养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的社会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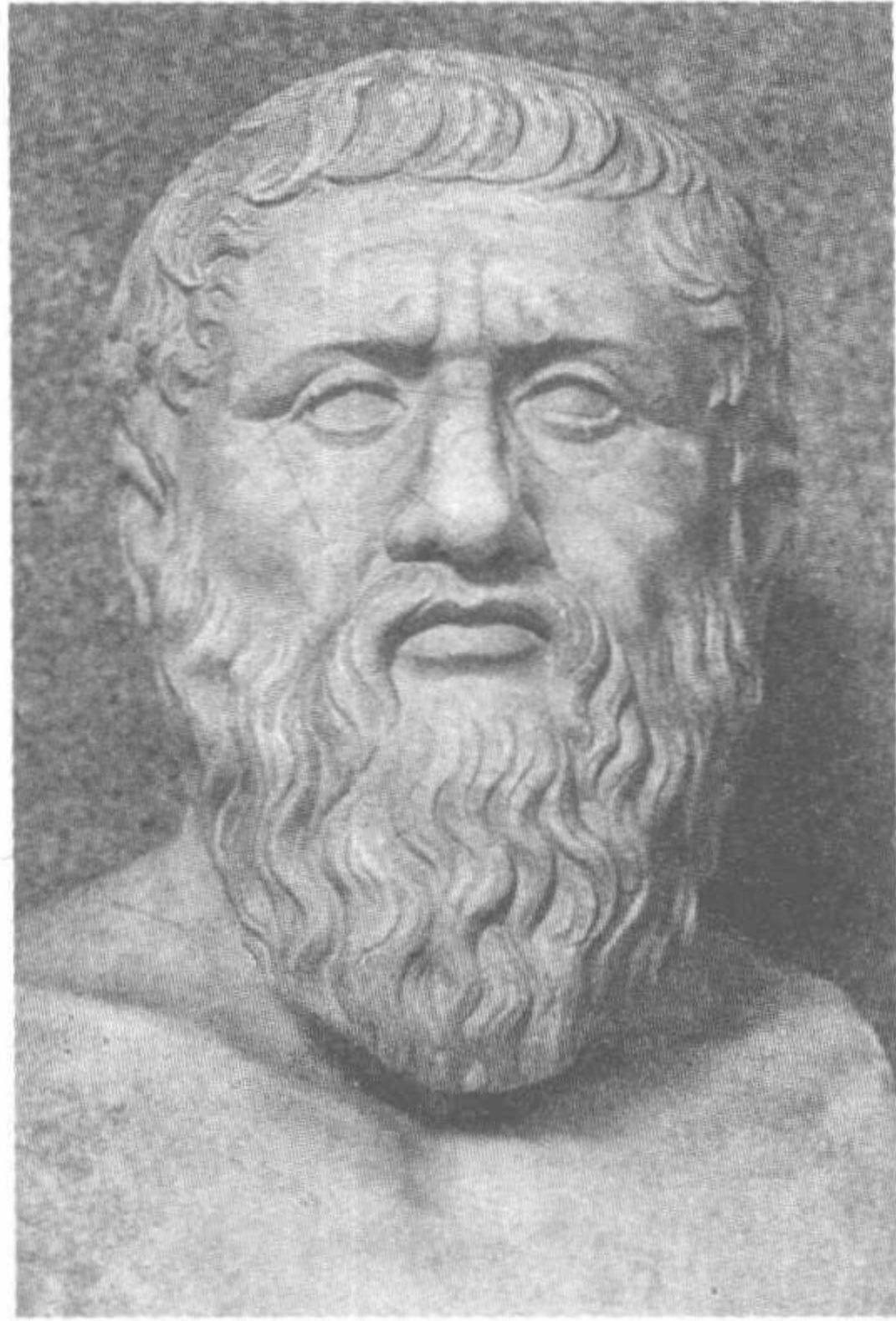
义思想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对全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已无人能够否认！

思想是无国界的。可以说，人类自脱离动物界成为高等动物以来，就不断在借鉴和分享彼此的思想。有益的思想也只有获得更多人群的享有，才能通过人们的广泛实践，产生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能获得更多促使人类进步的思想资源，就越有利于使自己强大，使自己走向历史前进的潮头！

我想，这就是作家出版社与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前提下合力打造的这套大型“思想家”书系的初衷。这套书系计划精选、汇集自古以来人类精神思想文化长河中最为璀璨耀眼的传世名著，以及当代探寻社会发展的深刻的人文思考，争取覆盖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社会科学、文学理论等多个重要领域。出版方致力于译文流畅、精准和学术严谨、可靠；并参考已有译本，力求文字浅显、通俗，版式和纸张达到鲜亮、悦目，易于贴近普通读者，宜于读者捧读、收藏。

我国正在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和发行，必将有益于我国思想文化资源的广泛积累，也必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并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于北京



柏拉图

前427—前347

目 录

总 序 张炯

第一卷 / 1

第二卷 / 48

第三卷 / 89

第四卷 / 139

第五卷 / 183

第六卷 / 232

第七卷 / 277

第八卷 / 318

第九卷 / 360

第十卷 / 397

第一卷

苏格拉底 为了向那位女神^①献祭，昨日，我陪同阿瑞斯通的儿子格劳孔来到比雷埃夫斯港。那里的人首次举办赛会，我们观看了举办的过程。我感觉，在那里居住的人举办了一场不错的赛会，但是水平不会超过色雷斯人。做过献祭，看过表演之后，我们准备返回城中。

此时，克哈若斯的儿子波雷马赫斯在远处看到我们，吩咐奴仆跑来请我们留下。奴仆跑到我身后，拉住我的披风，说：“波雷马赫斯说，请你们稍等一下。”我把身子转过来，问道：“主人在哪里？”奴仆说：“主人马上就来，现在在后面，请你们等一会儿。”格劳孔说：“没问题，我们就等一会儿。”

片刻之后，波雷马赫斯来了，格劳孔的弟弟埃德曼托斯、尼克亚斯的儿子尼库阿提斯走过来，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显而易见，这些人都是从赛会现场过来的。

^① 这里说的是女神庞提斯，她掌管地狱，雅典人将她放在雅典城市进行祭祀。色雷斯人特别敬重她。——译注

波雷马赫斯 苏格拉底，瞧这架势你们要离开这儿啊？要回城里吗？

苏格拉底 正如你所见。

波雷马赫斯 你肯定看到我们几个人了？对吗？

苏格拉底 的确看到了。

波雷马赫斯 既然这样，你必须拿出强过我们的证据，否则就得待在这里。

苏格拉底 还有第三种方式，不是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服你们让我们回去。

波雷马赫斯 如果我们不听劝呢？你们还能找到说服我们的办法吗？

格劳孔 毫无疑问，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波雷马赫斯 总之我们不听劝，你们还是别动那个心思了。

阿瑞斯通 为了向女神表示敬意，今天晚上要举行火炬赛马，难道你们真不知道？

苏格拉底 真是稀奇！莫非是骑马？不知是人们骑上马，把手中的火炬传给另一个人，以这种方式赛跑，还是其他形式？

波雷马赫斯 就是这样，同时他们还准备举办一个庆祝会，很有必要看一看。用过晚餐之后，我们到街上转转，看了一夜表演。这儿有许多年轻人，我们和他们见见面，认认真真地说会儿话。就这样吧！说好了，不许走了。

格劳孔 这么说我们只得留下了。

苏格拉底 你都说出来了，既然如此，我们只能这样做了。

所以我们来到波雷马赫斯家中，在那儿看到他的兄弟吕

萨斯和奥诺迪莫，以及来自凯克通的色拉叙马霍斯、来自帕尼阿的哈曼迪德斯和阿瑞斯特内莫斯的儿子克雷托丰。克哈若斯——波雷马赫斯的父亲，也在家中。看他的模样有些衰老，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他。刚才，他在院子中做了献祭，所以头上戴着花环。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椅子上放着靠垫。

房间内的椅子围成一圈，我们坐在他身旁。看到我后，克哈若斯立即向我问好。

克哈若斯 亲爱的苏格拉底，你很少来比雷埃夫斯港看我们，真应该经常来。如果我的身体比较好，可以轻松走到城中，我们就会去找你，哪里还需要你到这里来。但是，如今你要经常来我这儿。你要知道，在肉体方面，我追求的享乐越来越少，反而越来越喜欢充满智慧的清谈。我说的是真心话，希望你多来这里，就把这当作你自己的家，和这些年轻人做朋友。

苏格拉底 克哈若斯，说实话，我乐于和你们这些老先生聊天。在我眼中，你们已经走过很长一段人生旅途，可以说是老旅行者。不久后，也许我们也要走上这条路。这条路是弯弯曲曲、坎坎坷坷，还是平坦大道呢？我应该向你们取经。克哈若斯，您的年龄已经达到诗人所说的“老年门”，晚年生活难熬吗？还是另一种情况？不知您怎么看？

克哈若斯 亲爱的苏格拉底，我非常乐意把自己的感受说给你听。老话说得好：同一个声音可以找到共鸣，同一种气味能够彼此融合。所以，我们年龄相仿的人喜欢经常聚聚。每当大家聚到一块儿时，就会抱怨这抱怨那。回忆起年轻时的各

种美好时光，就像最宝贵的东西丢失了，常常觉得如今的日子不足挂齿，往日的的生活才韵味十足。有人抱怨说，亲朋好友因为他年龄大而对他人缺乏尊重，真令人伤心！他们觉得年纪大是痛苦的根源，我却不认为年龄是个问题。假如他们的观点成立，是不是可以说，我和年龄与我相仿的人都应该觉得难熬？其实，我遇到的那些人感觉完全不同。比如诗人索福克勒斯，一次，我和他待在一起，恰好有人问他：“索福克勒斯，你在恋爱方面怎么样？这么大年纪是否还追求女人呢？”他回答说：“别聊这事儿了，多亏不追求了，那感觉就像一个奴隶从最狠毒的奴隶主手中逃走。”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当时这么认为，现在更这么认为。上了年纪之后，人的内心变得平静，欲望少了，不用紧张兮兮的，那种境界就像从很多个歹毒的奴隶主那里逃出来，索福克勒斯的比喻的确很贴切。苏格拉底，上文提到和亲朋好友无法友好相处，其原因只有一个：人的性格。而不是什么年纪大了。假如为人处事适度、恬淡雅静，这样的人年纪大算不得太大的痛苦，否则年轻时也一样忧愁不断。

苏格拉底 克哈若斯的话令我深感敬佩，但是他的语气让我忍不住想刺激他。

苏格拉底 亲爱的克哈若斯，我觉得许多人都不会相信你的话，而是会觉得你雄厚的资产才让你觉得虽年纪大却不悲伤，你的性格和不痛苦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会说“钱肯定可以给人很多慰藉”。

克哈若斯 这话说得很对。我的话不能令他们信服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他们说得太夸张了。让我回答他们，我会像色弥斯托克勒回答一个塞里福斯人那样。那个塞里福斯人污蔑色弥斯托克勒，把他的名声归功于他是雅典人，而不是他自己取得的成绩。他回答说：“假如我是塞里福斯人，我不会出名，不过，要让你成为雅典人，你也不会出名。”最好用相同的话来回答那些哀叹自己年纪大、缺乏经济基础的人。明白事理的人的确很难同时忍受年纪大和贫穷，但是不明事理的人即便有钱，上了年纪后依然无法平复心境，无法满足。

苏格拉底 克哈若斯，你的大多数财产是怎么来的？继承，还是自己赚的？

克哈若斯 苏格拉底，说起赚钱嘛，我的祖父克哈若斯继承的财产和我此时的财产一样，那笔钱在他手中翻几番，我的父亲吕开奥洛斯花费这份财产，使它比我此时的财产还少，我比我的祖父差，比我的父亲强，只要做到遗留给儿子们的财产不低于我继承的财产，我就知足了，要是遗留的多一点儿，我就更知足了。

苏格拉底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觉得你不像个见钱眼开的人。那些不能自食其力的家伙，许多都是喜欢花钱的人。自食其力的人更有理由珍爱自己的钱。正如诗人喜欢自己的诗歌，父母喜欢自己的子女，赚钱的人喜欢自己的钱财，不只是因为钱财是有用的，还因为那是他们的作品。这些人令人觉得厌恶，在他们眼里，有价值的只有钱财，其他任何事物都不值得一提。

克哈若斯 你的话没错。

苏格拉底 肯定错不了。我要请教您一个问题。您觉得这么多钱财对您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克哈若斯 也许很少有人愿意相信这就是最大的好处。苏格拉底，我想对你说的是，一旦一个人意识到死神将要到来，就会产生空前的恐惧和忧虑。以前觉得有关地狱的传说简直是太滑稽了，在阳间犯下的罪过怎么可能在死后的阴间得到惩罚呢？可是，如今心中开始焦虑了，害怕万一真有此事怎么办。想到上了年纪，想到身体不好，或想到死神一步步靠近，都让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些景象。无论说什么，他都充满疑惑，害怕极了。他开始反省是否自己曾经在哪里害过某个人，假如他发觉自己这一生犯下的罪孽特别多，就会像个小孩子似的，经常在晚上从梦中惊醒，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但是，一个心怀坦荡的人只会心存美好的希望，借此慰藉自己的晚年生活。品达^①也说过这话。苏格拉底，这位诗人的话说得非常好，他说，假如一个人一辈子对人公正，敬重神灵，就会：

让变幻不定的人心找到希望，
就会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他，
让他一辈子幸福，
给他一个平静的晚年。

多么美妙的言论！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说富有也许有很

^① 又名品达罗斯，希腊作家中首位有史料记载的人，被誉为“抒情诗之冠”，属于职业诗人，最著名的是他的合唱诗。——译注

多好处。不过，我特指好人，而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好人富有后就不需要故意弄虚作假，也不需要迫于无奈欺骗他人，一旦要前往另一个世界，欠神的祭品，欠他人钱财，这些都不会让他觉得害怕。苏格拉底，对一个明事理的人而言，我觉得富有固然还有许多好处，可是与之相比，我上面提到的好处对他的作用才是最大的。

苏格拉底 克哈若斯，您的话非常对。可是提起正义，到底什么才是正义呢？莫非只是实话实说和欠债还钱？如果这样做，是否会时而正义，时而不正义呢？比如说，你有个朋友，曾经在大脑清醒时把武器交给你，要是他之后发狂了，再把武器从你那儿要走，大家都会说不该还给他。不听劝告还给他反而不够正义。对发狂的人实话实说也不能算作正义。

克哈若斯 你这话没错。

苏格拉底 由此看来，给正义下定义时，不能以实话实说和欠债还钱为标准。

波雷马赫斯打断说 假如我们认可西蒙尼德斯的解释，就可以这样给正义下定义。

克哈若斯 行了！行了！现在轮到我去献祭了，你们接着谈论这个话题。

苏格拉底 既然这样，是否可以让波雷马赫斯替您辩论？

克哈若斯 可以，可以！（他一边说话，一边满面笑容地去献祭。）

苏格拉底 既然这样，参加辩论的接班人先生，咱们接着往下聊，西蒙尼德斯所谓的正义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波雷马赫斯 他说“正义就是欠债还钱”。我认为他的话是正确的。

苏格拉底 对，的确不能轻易怀疑西蒙尼德斯这样聪慧过人的
人物，但是，波雷马赫斯，也许你能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无法理解。我们刚才说的是，物品的主人大脑失常
时，依然把代为保管的物品还给他，不管它是什么物品，哪
怕代为保管的物品只是一种债务。显而易见，他说的并不是
这个意思，不是吗？

波雷马赫斯 没错。

苏格拉底 物品原来的主人大脑失常时，不管怎么着，都不应该
归还给他。难道不是吗？

波雷马赫斯 没错，不该归还给他。

苏格拉底 既是这样说，西蒙尼德斯说“欠债还钱就是正义”这
句话说的应该是其他事情。

波雷马赫斯 说的肯定是其他事情。他的意思是，与朋友相处，
不能危害别人的利益，而要对人善良一些。

苏格拉底 我知道了。假如两人是朋友关系，把钱还给主人对双
方都有害，也就不能说是还钱了。你觉得西蒙尼德斯说的是
这个意思吗？

波雷马赫斯 没错，是。

苏格拉底 既然如此，欠敌人的物品，我们还需要归还吗？

波雷马赫斯 肯定得还。但是我觉得咱们能归还的只能是恶，这
才合情合理。

苏格拉底 给正义下定义时，西蒙尼德斯运用的是诗人的方式，
说得很模糊。他真正的意思是，把适当的物品还给所有人就
是正义，也就是他说的“还债”。

波雷马赫斯 那您是怎么看的呢？